

雕工们在吉子上呈现的世界,也是一个袖珍的虚拟的世界,如此精彩,有世间百相,人间烟火。因此,包罗万象的吉子和包罗万象的世界连呼吸都是相通的,虚幻中却又是如此地真实。

所谓吉子,其雕刻图案与纹样首先以吉庆见长。尤其是与吉子搭配使用的“一根藤”工艺,回环多姿,机巧重重,不似普通花板的呆滞,而使其具有月光萦绕般的神韵,半遮半掩,令人遐想。雕工细致的吉子嵌在中间,一个作为藤,一个作为果,藤长果硕,正中了古人“子嗣绵延,家宅安宁”的夙愿。

于是,你会看到掌间木质的乾坤,落满星光,各种图案依次呈现。蓬勃的葡萄叶间,肥硕的松鼠轻盈跳跃,石榴绽裂的纹路里淌着百子千孙的憧憬,嫣红的寿桃晕染着长寿的密语……最令人莞尔的,当数那翩然的蝠影,当你看到一只蝙蝠高飞于顶,请不要诧异,“福与天齐”的祝祷已悄然融入流动的云纹。若遇口衔

乐器的双蝠比翼而行,谓之“福庆”的乐声也会突然奏响。只消靠近它们,那些凝固在吉子中的祝愿便次第苏醒,萦绕着的吉祥如意纹、寿纹、铜钱方孔里,藏着圆满与福气。

俗话说:“人生在世,半世在床”,但你是否设想过与狮子共眠?甬式大床上,就有独特的倒挂吉子,九狮、六狮、双狮……全凭主家的喜好,它们或在暮色里屏息,尽显守护的威严;或踩着五福捧寿纹满床游走,灵动而惬意;或卷着绣球探出头来,憨态可掬,像是嗅探着春日里的第一朵花开。更有趣的是,我还曾听说甬地匠人将民俗喜庆活动的“狮舞”表演,也复刻在吉子上,我们仿佛还能从那飘逸的姿态上,看透匠人雕下最后一缕鬃毛时的展颜一笑。

除了个体的造像,吉子的雕刻,还有大量的群像。它们有的来自人群,融入市井生活;有的是民俗人情的抽象化,来源于文学与地方文化、神仙人物、历史传说……还有我所钟爱并不断汲取创作养分的戏剧,

都在这方寸之间,一一呈现,尽显大气。

我想古时的匠人们,也钟爱戏剧故事里的百味人生,与我仰望着同一枚月亮。那些以戏曲为题材纹饰的吉子,多是雕工最为精湛、体积最为匀称、摆放位置最为醒目的,也是现今藏家们收藏木雕吉子中的重点。也有人说,清朝的戏台上,“唐三千、宋八百,数不清的三列国”。三国戏的火热,也让雕刻纹饰的匠人们有了更具象的灵感。比如被毛宗岗称为“古往今来名将第一奇人”的关羽,便是代表。关云长挂金封印、千里走单骑、过五关的吉子,在我看来尤其生动而悲壮,那一把夸张的青龙偃月刀,高悬如清冷的弯月,似乎也预示着他们咯血的结局。匠人们一出压花技法,就将崇山峻岭下,刀、马、人激战方酣的惊险瞬间勾勒出来,小中见大,功力非凡。

很多时候,吉子就是故事的化身,人物造型准确,景物精细工致,仅是最简单的诉求。比如以八仙手里拿的道具为雕刻主题的吉子,象征“暗八仙”,就衍生了八仙的丰富经历与受人尊敬的形象,也有猴子骑在马上 的吉子,象征“马上封侯”,一个富贵显莹、十里长街的景象就已呼之欲出,这是文学中经典意象的使用,缠绵千古

很久以前,某火锅店推出了让公仔娃娃陪单身顾客吃饭的贴心服务,连同在等候区的美甲服务,一时间风头无两,生意好到爆。万万没想到,这一幕出现在2025年的美剧里时,引发了女主的深思……

还记得《欲望都市》里每周都在约会的爱情专栏作家 Carrie 吗?掐指一算,她也年过半百了。剧组重振旗鼓,以《就这样》为名,展开了纽约中年单身女性的情爱图鉴。这次重出是冒险的,因为崇尚恋爱自由的年代已经过去,很多年轻人的爱情不再浪漫或激情,只是“脱单”。这次重出也是野心勃勃的,因为中女经历了思想开放、女性革命的年代,比00后更渴望单纯的激情,也比90后更洒脱,爱情不用附带结婚生子的负担。

就这样,我们看到 Carrie 依然穿着华服和高跟鞋(和平底鞋时代略微脱轨),再次出现在镜头里,固守着原有的时尚审美。她已是著名作家,为了和男友开始新生活,重金买下百年小楼,改装成女性的梦中情房——独立的衣帽间、鞋包间,复古的厨房,华丽丽的旋转楼梯……然而,为了爱情投资房产的 Carrie 失恋了,豪宅反衬出她的孤独。就是这时,她好奇地走入那家火爆的

的情爱往事,有哪些模样呢?且看《西厢记》《白蛇传》《梁祝》《牛郎织女》的吉子花板;精忠报国又有哪些形态?木匠的锉刀能否感受岳母刺字时锥心的痛与坚定意志?或是文量苏武牧羊时,在冰天雪地里 的沉默与坚守;《二十四孝》《李逵探母》的孝心故

餐厅,惊讶地看到服务员为自己搬来一只可爱的公仔,摆在她对面。这种贴心,被她解读为单身女性被迫面对的“孤独的羞耻感”。

这位靠恋爱和时尚傲然度过青春的女主面对初老的危机——孤独是羞耻的,她必须劝说自己认清一个事实:我有可能孤独终老。真让人没想到啊,继上野干鹤子谈论日

独食者的骄傲

于是,本两性孤独终老的不同状态后,来自纽约时尚原点的 Carrie 女士竟也步其后尘!女性独立自主,恋爱自由,难道仅限于年轻貌美的女性?独立的有效期这么短吗?

对于让公仔陪伴单身就餐者的解读也很有意思:我国的脱口秀演员就曾以此为梗,点明这种服务让社恐的人更尴尬,让孤独的人成为显眼包。当然,感谢这种服务的人还是存在的吧?我经常独自就餐,尤其在旅行时,除了不能多吃几道菜,我觉得独自用餐非常惬意,没有社交负担,不用顾及他人,吃得特别从容。不是还有《孤独美食家》这种治愈系的日剧吗?一个人端着饥饿

的欲望,单纯地吃一顿美食,至少在就餐时段里,那是比恋爱更有满足感的事啊!我的经验是,只要你大大方方坐下来,认认真真吃饭,就算有人用奇怪、怜悯的眼光瞅你几眼,也绝不会让食物失色,更不会让你无地自容。我还保证光盘,或打包带走,决不浪费——因为孤单不是浪费的理由,恰恰相反,孤单意味着不再浪费——浪费时间、感情、金钱、食物或梦想。

Carrie 不是老了,只是孤单了,年过半百还不足以被划入老女人的队列,但没有爱人的孤单是会让人变老、变弱的,失恋的她比较敏感,也并非抵制公仔的陪伴,只是不想让自己的孤单如此显眼。面对公仔,她思索的是如何面对孤独老去,如何作为老女人继续独立、美丽且幸福。

事实上,餐厅里随处可见公仔还沉默的人类陪伴者——不管是夫妻、情侣还是朋友,真正的交流对象是手机,人人都拿着手机,并没有人认真聊天或眉目传情。这让人味同嚼蜡,坐立难安,还不如叫个外卖。与其对面坐一个不说话、不看我,还和我抢东 西吃的人类,我宁可要一只憨憨的公仔。独食者,可傲娇,可委屈,可显眼,可低调,也可以捏捏娃娃……自己做主,何必由他人定论?

星期天,妻子要我陪她去离家不远的牛角大圩摘桑果、杏子,说那里有些果园废弃了没人管。我将信将疑,但还是答应了,就当是郊游吧。车驶出车库,竟瞥见镜梁上伏着一只壁虎,顿感惊讶。只见它身体微微颤抖,进而发现它一条后腿被夹在了镜身的缝隙里,很显然那是我发动车时顺手拨动后视镜犯下的罪过。

我急忙将车停在路边,轻轻折回后视镜,小壁虎“倏”地掉落在地,伏地不动,想必正经历着剧痛。待我寻来树枝准备将它移向安全处时,它猛地蹿至前轮边沿。树枝够不着,我只得挪车。没想到车轮轻动,它又受惊吓,小尾巴瞬间被碾住。那一刻,沉重如铁的自责压得我几乎窒息。

正愣神时,有个保安跑过来说:“一只蜥蜴啊,我当什么呢!快把车开走吧,挡道了。”我忙用树叶托起它受伤的小身体,还好,明显是活的。我一边托着壁虎,一边对保安嘟囔:这是壁虎,“噢,是壁虎啊,没事的。”我睁大眼望着他说:“壁虎尾巴断了还能长吗?”他肯定地说:“能长,不碍

事。”如果说刚才保安的“误读”让我有些反感的话,此刻他对壁虎尾断而能再长的“懂”,则成了赦免我内心重负的福音。我小心翼翼地将它放进花坛的草丛里,方才驱车离去。

行至环湖大道,路边一丛桑树郁郁葱葱映入眼帘,几个大人孩子正在采摘桑果,乐不可支。我对妻子说:这就是你讲的废弃的果园?”她有些疑惑地说:“看上去也不像啊!倒像是环湖大道绿化美化的‘作品’,或者是为吸引游客而精心设计的‘环境’。”虽然这不是我们想去的果园,但累累桑果挂在枝头,紫得乌黑,红得诱人,仿佛无声的邀请。

时间关系,我们没有再往前找那个废弃的果园,而是顺手摘了起来。忙活了半个来小时,挑了一些紫的、乌的,大约一两斤,不仅小有收获,更多是感受到了一些小时候的乐趣。

归家后品尝着亲手摘下的桑

果,滋味酸甜交织,如同心绪。桑果的酸甜里,蓦然浮起壁虎那疼痛的影子……壁虎,这种夜行

于墙垣的微小精灵,脚掌和腹部长着无数微小的毛垫,可以凭借分子引力在各种光滑的物体表面上自由行走,如履平地。它们昼伏夜出,以蚊蝇为食,默默为人类守护家宅,因而被称为“守宫”。万物皆有灵,世间生灵在疼痛面前,何尝不是同样敏感而脆弱的呢?那废弃果园虽终未寻见,索性像壁虎断尾一样,断了念想,但我总觉得那只爬上我的后视镜的壁虎在冥冥中向我言说着什么。

天地万物原本一体,一呼一吸皆有关联。想起一则听过的传奇,壮士解甲归田,路遇一巨树,中空如洞,已近枯死,有哀号声,壮士持剑斩树,树轰然倒地。次年,断处长出一根新枝,枝又萌冠,若剑鞘状。某日,壮士再路过此树,大惊,树下仰望之际,树冠操纵枝叶言道:腰斩我的人,你是刽子手,也是良医。所以,我要长成你宝剑的样子。

事,更让人望之思乡……还有“刘海戏金蟾”“和合二仙”等主题吉子的盛行,仿佛让人相信,神灵也会过平凡日子,他们与民同乐,赐福人间。

徜徉其中,我总觉得十分像《牡丹亭》里的游园惊梦,直教“生者可以死,死可以生”,这是群像的力量,也是几百年文化的积淀。遥想起苏轼曾独坐而叹:“与谁同坐,明月清风我。”于我,却幸有吉子相伴,它们像生命一样活着,也融入了我的生活,无声似有声地倾诉着,活着

的生活,活着的人生。生活在江南这片饱蘸雨水雾气的土地上,匠人的笔下也衍生出不同的风俗民情。江南是蚕桑生产的重镇,杭州、湖州、嘉兴至今都有蚕桑养殖的浓厚氛围,蚕神信仰文化十分浓厚。然而,我们或许不清楚,这一区域的蚕神竟有马头娘、马鸣王、蚕花五圣、嫫祖等等,这些来源不一的神明,展现了江南地区与华夏大地各区域的文化交融,这一生动细节也自然地被吉子捕捉,并且不时通过雕工之手,徐徐呈现。

而百年过后的当下,又是一人怎样的机缘呢?你看这木雕家具中的小小附件,竟然逐渐成为



伯喈伤秋思家人
牛氏盘夫何愁闷
盘夫（设色纸本）朱 刚

一件单纯的鉴赏品——它不再是谁的从属,而是被收藏者作为独立的木雕作品而收藏。现在有许多 的藏家和木雕爱好者,已经对古董家具并不青睐,而是简单直接只要吉子,此举在当时被称为“搂眼睛”,甚至有收藏者为了收集吉子,在“宁式床”收藏市场里打转,却往往看到大床上的几十几百个吉子都早被“一网打尽”,留下

那些空空荡荡的印口。这当然有一丝悲凉与伤感,却也恰恰证明了吉子的价值,要远远高于它现有的声名。在我看来,吉子像是一种尚未拨云见日的风景,是一位把玩之间方得趣味的密友。我总会想,吉子上呈现的鲜活的人、鲜活的事件,拥有着古今共赏的魅力,或者说,正是当下生活的显影。

然而,时下关于对吉子雕刻艺术的专研,却几近于无,这显然与它的艺术魅力不匹配。且以这篇微不足道的文字,唤起访古与探寻吉子的风尚,与每一个钟爱木雕吉子的市井中人,建立具体的联系,并以此发掘甬作家具潜在的内涵和外延,发觉那万千图案中关于历史与世情的演变,以及古今往来共同追求的尽善尽美之生活。吉子“古木”的气息绵延,荡气回肠,温暖得令人陶醉或感怀,像最后一抹照进窗台的夕阳一样,安静而美好。



赶完“4·23”世界读书日,又赶“6·18”购物节,马不停蹄地忙完8月上海书展之后,终于迎来了随秋风而至的片刻闲暇。于是,点燃一棵应景的南瓜香果蜡烛,重新拿出这枚“心灵疗愈”三部曲(《丑小鸭》《情感的纽带》《美妙的不幸》),再次走进法国著名心理医师鲍里斯·西吕尔尼克“心理复原力”的世界。

“心理复原力”是一种走出逆境、恢复发展、自我疗愈的能力。鲍里斯·西吕尔尼克自己的人生故事就堪称一部疗愈心灵的“史诗”,所以他被媒体誉为“疗愈了法国的作家”也就不足为奇了。他1937年出生于法国波尔多,父母分别是来自乌克兰和波兰的犹太人。1942年,他的父母被押送至集中营。被逮捕之前,父母将年幼的他藏到一间寄宿公寓,托付给一位名叫玛格丽·法尔吉的小学女教师。但到了1944年,他还是遭到举报,同另外360

名犹太同胞一起被关进了改造成监狱的波尔多犹太教堂。两天后,盖世太保准备清空教堂,将所有犯人转移到集中营。鲍里斯躲在厕所的天花板上,等到人们去楼空之后,走出教堂大门,在国际红十字会护士德斯古贝太太的掩护下,钻进一辆救护车,躲到一位濒死女士的身体下方,最终逃出生天。年少时期的鲍里斯感觉自己被深深地诅咒了。

遭受严重精神创伤的他,迫切想要讲述自己的经历,想要得到周围人的理解和帮助,更想要尽快摆脱“受害者”这一阴影,不愿放任自己已被从前的命运操控。然而在他求学期间,人们不愿再去面对那段悲伤而屈辱的历史。成年人都不相信他所说的故事。到了大学时期,导师们也笃定地认为,受过精神创

伤的儿童是无法治愈的,这让他完全无法接受。于是,他开启了从科学、临床等角度展开的理论研究,主攻“心理复原力”这一领域,整个学术生涯都致力于帮助人们疗愈心理创伤。

在“心灵疗愈三部曲”中,鲍里斯·西吕尔尼克向读者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伟大的艺术家,都有不堪回首的童年——他们的创作是一种对命运的回击,是一种求生的本能。

痛苦让人开始用想象修复现实,于是图画、文字、音乐得以诞生。文艺,绝不是无病呻吟。最近火遍全网的脱口秀演员“房主任”的事迹便是最好的例证:一个人经历创伤后,需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支持;如果得到支持,就能感到安全;一旦感到安全,就可以退后一步,处理创伤,并创造叙事,将自己的故事说给

那些想理解的人听。神经影像学显示,当人们试图谈论自己的创伤时,大脑的运作方式会得到改变,随着时间的推移,大脑结构本身也会发生变化——只要面对过去的经历,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,不再是过去的奴隶。这就是“心理复原力”发挥作用的时候。

合上书本的刹那,脑中浮现出年逾八旬的“心理疗愈大师”那张笑容和煦的面庞,童年时期的巨大创伤似乎如秋风扫落叶般了无痕迹。但诚如他在书中所言,“疗愈”绝非“否认”或是“避而不谈”。恰恰相反,“疗愈”是“面对”,恰如他的同胞罗曼·罗兰的那句箴言:“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,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,依旧热爱生活。”

十日谈

书香伴秋韵

责编:郭 影

人生暮秋,再出发,下一站,依然可以遇见更美的自己。请看明日本栏。